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25

9 Octo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5日星期一 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翁扬卡先生

(肯尼亚)

勒格瓦伊拉先生

(博茨瓦纳)

梅纳德先生

(巴哈马)

恩迪亚扬先生

(毛里塔尼亚)

拉苏先生

(乍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4147/A

下午3时15分开会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翁扬卡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同在我前面发言的其他人一道向你表明，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当选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孟加拉国外长胡马云·拉希德·乔杜里先生表明，我们赞扬他出色地主持了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也请允许我向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达我们的谢意，他继续干练地领导国际公务人员这支队伍为国际社会服务。

42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使人们觉得必须作出有效的国际安排，防止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宪章》的序言体现了战后吸取的基本教训，道出了联合国人民拯救后代免遭战祸的决心。本组织的缔造者们还进一步重申，它们相信基本的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平等权利和大小国家平等权利。这些崇高理想和目标 是肯尼亚政府和人民的指导精神。

自从成立以来，本组织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非殖化进程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许多人民和领土行使了自决权，取得了民族独立。从那时起，它们拥有了作为文明世界中正式、平等和积极成员所应有的位置。但令人遗憾的是，必须予以消除的小块殖民主义地区依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存在。

虽然联合国在战后初期得以成立，虽然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相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非殖化和社会经济进步，但目前的国际政治气氛和社会经济环境却相形见绌。我们时代的矛盾之一就是虽然殖民主义和外来统治得以消除，但取而代之的却是超级大国为取得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争斗。《宪章》赋予最强大的国家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但它们却一味热衷于拼命争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不择手段地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甚至不惜干涉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和进行经济讹诈这种倾向不利于促进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必须予以制止。

现在，我谈谈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审议的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具有爆炸性的潜力，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获得公正和永久的解决，这依然是中东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继续存在的基本原因。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支持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大会。 我们认为，要使得该地区享有公正和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承认，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生存。 同样，我们认为，如果不为几百万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中东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关于阿富汗问题，只要外国部队继续呆在该国，这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永久解决。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外国部队撤出阿富汗。 同样，我们支持有关所有外国部队撤出柬埔寨的呼吁。 关于伊拉克和伊朗战争，我们和许多代表团一样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支持安全理事会1987年7月20日通过的第598(1987)号决议，以及秘书长在这一方面随后进行的努力。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肯尼亚坚信，直接接触是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最佳办法，能够导致根据1972年7月4日《南北联合声明》中规定的独立、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这三项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中美洲问题，我们赞扬该地区领导人为不断寻求和平与民主进程而进行的努力。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发起的和平进程的发展。 这一进程受到了支援集团的加强，并在以该地区建立巩固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危地马拉协定中达到了高潮。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拒绝接受外部强加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的家园非洲，尽管人们普遍和明确地一致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罪恶，不能改良而只能消灭，但南非的绝大多数人民依然蒙受着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耻辱。 尽管人们为了加速种族隔离的毁灭和死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该种族主义政权在其盟友和主要的贸易伙伴支持下，咄咄逼人的负隅顽抗，使得安全理事会无法一致同意采取消除种族隔离所必须的措施。 我们坚决认为，每一个国家和人民都有确保这一罪恶制度毁灭的道义责任。

在使南非摆脱种族隔离枷锁的斗争中，南非人民奋起反抗压迫、剥削、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被剥夺，我们向他们致敬，并宣布坚定不移地声援他们。我们依然要求无条件和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的政治犯和被拘留者，使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南非的政治进程。同样，我们呼吁立即取消紧急状态，废除对活跃于南非内外的解放运动的取缔和其他压迫性措施。目前的新闻检查浪潮、加紧镇压、乱抓乱关、折磨和谋杀黑人、侵略前线国家——所有这些事件都使得大会有紧迫的理由来强烈敦促安全理事会一致向该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因为它坚持蔑视国际社会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要求。

长期以来，世界看到了一系列旨在无限期的推迟纳米比亚真正独立、或用一个受种族主义政权控制和奴役的傀儡政权来代替一个独立政府的阴谋诡计。必须制止南非这一种为进一步推迟纳米比亚独立而玩弄的回避花招。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立即举行会议，作出有力的决定，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为它依然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受到国际上接受的基础。现在，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有力的决议，发起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本届联大是在解决当代的主要问题——消除核危险——的局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背景下召开的。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谈判表明，它们接受了裁减进攻性武器系统的意向。他们还向世界表明，如果他们有进行真正对话和谈判的政治意志，那么就可以在裁军中争取更大进展。我们对美国 and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近达成一项首次涉及到试图销毁某种类型核武器的协议表示欢迎。为此目的取得的任何成功应该导致有关更广泛的裁军问题的进一步协议。因此，肯尼亚将继续支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两个超级大国为军备限制所作的努力。

最近结束的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会议正式承认并接受，裁军和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为此目的，削减资源在军事方面的消耗将导致更加健康的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

我现在谈谈我国代表团特别感兴趣的联合国工作的某些法律方面。自从1982年通过海洋法公约以来，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一直开会以便将公约所载的值得称赞的原则化为现实。我国政府注意到，尽管为实施公约和建立一个勘探和开发深海底所作的筹备工作令人失望的缓慢，但上几届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因此，我们对委员会8月17日作出的登记第一个先驱投资者的决定表示欢迎。肯尼亚希望发展一个将保证在国家管辖权以外，属于人类共同遗产的深海底资源将为整个国际社会造福的行之有效的海底开采制度。

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经济继续在逐摸不定，危险的道路上徘徊不前。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一般性辩论的总的基调和大会可以得到的各种分析完全证实了这种估计。增长停滞不前，差距扩大，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增加，所有这些突出了这种不利的倾向。结果，经济调整的负担不相称的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身上，从而严重的阻碍了其经济增长并使其发展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这场持续不断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地打击了所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经济停滞不前的泥潭。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的进一步收缩不仅将破坏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而且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除了力求早日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振兴发展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以及大幅度地缩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之间的差别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

国际贸易传统一直是增长的重要动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功能现在严重的受到削弱。到处蔓延的保护主义和无数不正常的手段，例如关税壁垒、出口补贴和自愿配额等，加上违反或回避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规定的各种非关税壁垒近几年来削弱了国际贸易制度的有效的功能。此外，发达国家所作的“停止”和“取消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实际上仍然没有履行。事实上，国际贸易自由化不仅仅放慢了速度，而且还违反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克服的出口收缩，并严重地阻碍

其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额在过去20年中只有了很小的增长，这对目前国际贸易制度的确是一个有力的控诉。此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降，而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同时却大大增加，现在占了发达国家出口总额的相当大的部分。

如果不单独提一下商品，我们几乎无法讨论国际贸易。商品价格暴跌和商品市场接近灾难性的局势，要求我们予以认真和密切地注意。这种破坏性局势影响到商品出口占其出口收入大部分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一些现存的商品协议的实施情况深感失望。然而，我们极力主张努力充分实施商品综合方面，包括尽早使共同基金开展工作，有必要完成有关单项商品协议的悬而未决的谈判，并且有必要改进补偿贷款制度。

目前“发展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资金流动不足。商业性银行的贷款和私人国外投资急剧下降，这加重了双方发展援助资金净付款额减少这一问题。结果，自80年代初以来，发展中国家竟然成了净资本供应国，而不是净接受国。这种逆向资金流动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支付困难和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外债危机是这些逆流的最明显的表现，并为整个国际财政制度投下了一层阴影。极少数、也许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这场外债危机已达到影响到全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令人不安的程度。尽管发展中债务国作了最痛苦和费力的调整，但偿债负担已超过了他们的控制力而迅速加重，并超出了他们抵制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的能力。

肯尼亚对最近结束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的讨论中充满的积极和事务性的气氛特别感到鼓舞。值得在这里回顾的是，第七届联合国贸发会议是罕见的，因为其实质性讨论一直保持积极、不对抗和建设性气氛。

我们终于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历史上首次以协商一致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文件提出了很多有关解决债务问题、发展资源及有关的货币问题、产品、国际贸易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政策做法与措施。现在应当由整个国际社会来制定实现第七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并使之成为现实的方法。大会在这一计划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我敦促各位，在我们本届大会闭幕之前，我们应当能够就使我们能实现8月3日在日内瓦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内容所需要的方法达成一致。

确实，非洲发展的危机的严重性已在大会第13次特别会议上得到阐述。《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纲领1986—1990》的一致通过，唤起人们对非洲经济复兴的巨大希望。但是很遗憾，国际社会尚未对其在行动纲领中所承担的保证作出充分的反应。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意识到并且相信，行动纲领中显示的期待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只能成为他们自己努力的补充。所以，也正如人们从最近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记录中观察到的结果，经济复兴与发展继续得到我们这些国家政府的最高度重视。非洲国家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根本的措施，以挽救其濒临崩溃的经济，以及保证根本的调整和旨在使我们的大陆重新走上自力更生发展道路的政策方向。

我们抱着一种希望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即大会将能够确立评价对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标准。肯尼亚会与其他会员一道充分参加这一行动，以保证圆满完成这一计划。在现阶段我们想再次重申整个国际社会在执行行动纲领进程中所能够并且应当起到的重要作用的意义。为此，我们吁请会议迅速采取实际行动，以动员圆满执行纲领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因为时间对我们已很不利了。

我们都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中能使双方受益。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绝不应被看作是执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相反，它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肯尼亚继续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国家紧密合作，以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合作。肯尼亚是优惠贸易地区的成员，该地区包括东部

非洲和南部非洲的 15 个成员国，拥有超过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市场潜力。我们还积极参与设于吉布提的 6 国政府间抗旱和发展管理局的活动，该局的目标之一就是，向成员国提供关于旱情的预景，因为旱情继续折磨着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最近，我们还与大多数邻国达成了协议，建立了联合协商经济委员会、包括部门委员会。

人们还记得，大会在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紧密关系的情况下，根据第 38/161 号决议于 1983 年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今天，大会正审议该委员会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我愿表达我国代表团对这一精彩文件的赞扬，我们感到该文件将成为有关的发展与环境问题方面的宝贵的参考资料。我们向干练地主持本委员会工作的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表示祝贺。该委员会的建议符合肯尼亚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关于有关食品安全、能源、工业、住房和人类居住条件问题的政策。肯尼亚继续赞赏和支持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在环境领域中令人赞誉的工作。

关于另外一个相互连接的领域、即人类居住环境问题，我愿表达肯尼亚政府对联合国人类居住（生境）中心所起作用的赞赏，该机构与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紧密配合，继续为改善全世界的居住条件、特别是社会上较贫穷和条件差的阶层的居住条件而发挥作用。我还愿再次重申，肯尼亚政府充分保证所有人享受最好生活标准，包括他们与其家庭最好住房的权利。今年被定为收容和安置无家可归者国际年，我们在今年 4 月于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人类居住（生境）中心总部，在人类居住生境委员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成功地庆祝了这一纪念日。收容和安置无家可归者国际年为动员政府、非政府和国际上支持居住和收容问题提供了动力。我愿吁请各国继续支持联合国人类居住（生境）中心，以使它能够解决我们时代与住房和无家可归者问题的紧迫任务。

今年 6 月，我们还看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成功地举行了关于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国际会议。事实上，这次会议对我们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和一次丰富的经历。我们设法一致通过了关于药品控制的《宣言》和《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领》。在维也纳提出的建议规定了实际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打击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活动。现在大会应当制定方法来执行维也纳宣言以及关于药品控制的《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领》。肯尼亚将与其他成员国充分合作，以实现这种努力。

最后，我再次指出，我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概念，即在一个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于经济繁荣之中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继续在经济萧条、苦难和人的价值低落的恶境中挣扎的世界中，是无法维持和平的。几年以来，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进一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继续承担着一项崇高的任务，这项任务的目标明确地载于《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目标之中。既然所有会员国对这些理想与目标作出了庄严的保证，那么每个会员国就应当起到它现在能够而且必须继续发挥的作用。我们需要作出积极努力，以更全面和更明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概念才能使我们研究出有意义的建议和具体的行动纲领，并尽快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和加以执行。

关于不断进行的审议联合国的行政和财务工作效率的问题，肯尼亚将继续支持旨在提高本组织工作效率的倡议或措施。但我们反对任何篡改《宪章》基本原则和宗旨的企图。因此，在执行第41/213号决议时，必须注意恪守《宪章》各项条款。

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上，我们希望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维护联合国《宪章》，并尊重各项国际文件中载入的法治。我们认为，它们是继续维护国家间基本行为规范的唯一保障，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保障。

最后，祝愿你，主席先生、秘书长和在座的全体代表身体健康，并在分别和共同争取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活动中取得成功。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你的伟大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地区，因为你这样一位出色的国际主义者所提供的服务，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荣耀。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组织将取得巨大成就。作为第二委员会的成员，我国代表团将大力支持你的工作。我还要就我的同名人士——约瑟夫·里德先生目前担任的新的职务向他表示祝贺。

我们能对你的前任——胡迈荣·拉西德·乔杜里先生说些什么呢？他的不懈努力和耐心的谈判技巧促成了在改组联合国系统这一困难问题上的胆大的妥协，我们希望这一进程确实意在活跃联合国的运转体制，而不致使本组织受到损害。大会将怀念他的权威，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继任者同样具有丰富的外交技巧和经验。

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德奎利亚尔先生仍然不愧为曾在本组织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人物的后继者。他的年度报告是我们工作中的宝贵工具。我们必须注意他在应当如何去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方面的意见。在他们为我们勤恳服务的又一个年头的年底，我国代表团向他和他的工作人员致敬。

1987年即将过去，日益明显的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局势同去年相比不会有很大不同。整个环境仍然充满了模糊和矛盾的影象。大多数经济观察家一致认为，增长甚至在工业化国家也是停滞不前或动荡不定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近年来困扰它们经济的灾难阴影仍然存在。而对非洲来说，形势就越发严重，虽然非洲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去年在大会上通过了《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计划》。在那届历史性会议上显示的目标的统一没有得到证实。虽然非洲曾力图进行该计划所要求的改革，但由于去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我们所进行的一些改革终于落空了。

经济上败落的非洲大陆没有得到喘息之机。非洲国家赖以取得大部分外汇的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债务负担令人不堪忍受，利率居高不下，主要货币的汇率持续波动，与此同时，丑恶的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也减少了。而与此经济灾祸相呼应出现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沙漠化、旋风乃至作物病

虫害和人口爆炸，另外还有人为的灾祸，例如内战和动乱，非洲大陆已经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世界银行估计，1986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长4.2%。这就很难应付人口的增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率为3.5%左右。1986年，非洲的经济增长仅达1.2%。展望今年的前景，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的增长，很可能平均无法达到3%至4%之间。根据这些数字，非洲经济委员会估计，非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或将处在2%和2.5%之间。

但非洲经济委员会随即指出，由于在一些非洲国家，新的危险威胁到谷物的产量和农业生产，甚至这些数字或许也必须向下调整。虽然非洲的一些地区普降好雨，但在非洲东部和南部、萨赫勒地区以及西非的一些地区，作物收成仍然受到蝗虫和蚱蜢的威胁。在非洲的南部，由于这些害虫以及持续干旱和动乱的影响，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今年的谷物年景不佳——动乱来源于另一种灾祸，即种族隔离。

事实是非洲已作出最大努力来执行优先计划。根据优先计划的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呼声，人们进行了痛苦的结构改革，以期重建和活跃非洲大陆的经济。这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这一点，非洲经济委员会可以作出证实，所缺乏的是国际社会一方的决定性反应。我们衷心感谢和欢迎在特别会议上作出的具体承诺，我们知道其中一些承诺会得到兑现，但我们经过认真考虑后断定，国际社会总的来说仍然对我们的灾难无动于衷。这种情况不会对我们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近来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成果，这同样也使我们感到有些失望。资源流动、货币和金融、商品、国际贸易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等等问题基本上悬而未决，因此，没有提出根本的和长久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随后将作出更多的努力，针对这些问题继续寻求富有意义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与此相似，我们欢迎继续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相信它将为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这些壁垒限制了世界的自由贸易，损害了第三世界国家。我们非洲国家决心在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困难过程中发挥我们的作用，即包括制订自力更生的战略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合作。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今年6月在尼日利亚的阿布扎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讨论非洲的经济复苏和长期发展所提出的挑战，同日在尼日尔的尼亚美举行了一次关于基层发展的非洲讨论会。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也要求在不远的将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债务问题。

我国代表团还欢迎秘书长成立一个咨询小组，调查非洲资源的流动问题。我们希望这个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的报告将得到有能力提供援助的国家的认真考虑。

这次会议的政治议程是人们熟悉的。它几乎与在过去几十年中年复一年的会议中所见的议程完全一样。

在我们的那部分世界，在那个充满麻烦的南部非洲，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威胁仍然是该地区人民的巨大不安的根源。那里的局势比我们去年在这里开会时更为严重。南非当局希望通过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把它内乱不堪的国家与世界的眼睛隔开，从而毫无顾忌地继续种族隔离的暴行。尽管紧急状态仍在执行，但却没有给这个国家以它如此迫切需要的和平，也没有使种族隔离制度变得不那么令人厌恶和恶贯满盈，也没有使要求变革的压力有任何减少。

尽管在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关于改革的言词喊得震天响，南非依然是一个充满暴力种族主义和两极分化的国家。尽管国际社会发出了那么多要求变革——巨大变革——的呼吁，黑人城镇仍处于军事占领之下，不经审讯拘留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工会活动家、教会成员、学生以至儿童——仍没有减少。甚至统一民主阵线的领导人，他们一向千方百计遵守以和平鼓动实现变革的规定，也不得不躲藏起来或被监禁。实现上，在南非没有那个表明自己和平地支持实现变革斗争的组织或机构得以幸免。大学已经成了打击和平息动乱的最新对象。这可能令人感到吃惊，但在南非谈论和平和变革已成了一个危险的事情。我必须重复一遍，对那

些不愿顺从政府的人来说，在南非谈论和平和变革已成了一个危险的事情，如果不是犯罪的话，这个政府不希望和平在所有南非人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实现变革。几个月前，一批南非白人访问了塞内加尔，他们明智地同南非黑人的真正领导人举行了和平谈判，在南非统治者的偏见看法中，他们的访问成了一种背叛行为。那些参与这种非议会的然而却是和平的活动的人遭到将有严重后果的威胁。

我国依然坚持这种信念，即如果有一条可以使种族隔离制度摆脱其困境的道路的话——而我们相信对南非统治者来说却有这样一条道路——那么它就是和平谈判的道路，一种英联邦和平代表团去年前往南非时曾试图鼓励但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我们知道那次使命结果怎样。它不是所谓的国民议会所设想的那种谈判，这个国民议会仅邀请“黑人温和派”参加，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黑人的其他领导人因被认为是激进分子而只能在他们宣布放弃暴力的条件下才能进入。

我们要问：一个仅仅为了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就使用了如此暴力的政府，一个屠杀了大量儿童、老人、男人和妇女的政府怎么能要求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宣布放弃暴力呢？正是这些人遭到它的屠杀和指责。正象英联邦谈判思想所设想的那样，双方应中断而不是放弃暴力，以便能够开始谈判。这仍是进行谈判的最好途径，而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责任证明它关于谈判的大量美丽词藻不是一个它经常使用的显而易见的把戏，用来继续遮盖它的顽固不化。

应有充分的必要条件使有意义的谈判有机会取得成功。首先，白人社会或他的领导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原则作为基础和不容回避的出发点，即只有在一个团结的、不分种族的南非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秩序才能够给那个国家带来和平。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给那个国家带来和平。它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结果就是从监狱中释放其领导人——曼德拉和其他人——这些人如果不被释放，那么任何谈判就无从开始。成功地开始真正的和有意义的谈判所需要的其他关键性前提是：解除紧急状态；从黑人城镇撤出军队；和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这些组织不受约束地参加是南非建立一个

新的民主制宪秩序必不可少的。做不到这些就只能是浪费时间。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现在仍要说的那样，所谓的改革只是浪费时间——它浪费了时间也证明了我们的论点，即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使暴力的种族隔离制度现代化，并在可能情况下使它能够被其受害者所接受或忍受。

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把它作为和平实现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蓝图以来已经将近10年了，这又是一件丑闻。那个决议至今仍是一纸空文，它表现了联合国的无能为力。起草第435(1978)号决议的安全理事会在那里？西方大国，那些9年前如此努力使安全理事会通过那个决议的所谓接触小组现在在那里？为什么现在一片沉寂，毫无动作？

未能执行这个重要决议不能简单地作一解释而一了了之，因为简单的事实是安理会让自己被一个小国的狂妄态度削弱，结果使它自己的计划——它自己的蓝图——可能会夭折。《联合国宪章》给了安全理事会所有它需要的权力去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以坚定的目标和明确的态度坚决要求南非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进行合作，或承担后果。换句话说，必须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和决心要求执行那一决议，就象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关于伊朗、伊拉克冲突的第598号决议中所作的那样。我们希望听到所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口同声，就象我们前些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威胁如果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得不到执行将面临严重后果。

他们就是这样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但是，我们看不出这两个冲突之间有任何不同——南部非洲冲突威胁着和平；海湾冲突也威胁着和平。因此，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能够为了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进行日以继夜地努力，而当我们要求他们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时他们则使用否决权。我们对此不能理解。

因此，我们呼吁挽回联合国的名誉：联合国应当挽回名誉。不能让纳米比亚人民被迫继续毫无意义地死于战争，早在十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

决议就宣布结束这场战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开始执行该决议。秘书长一直渴望采取行动。前线国家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协助执行该决议。

在我们地区涉及的利害关系太大了。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丧生，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南非的局势——换句话说，就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的军事力量就象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挂于我们的头顶上。该地区多数人统治的国家沦为战争区，比勒陀利亚政权雇佣的土匪强盗以及该政权时而派出的突击队到处撒下破坏的种子。象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的大屠杀正在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勒陀利亚及其安盟匪徒利用纳米比亚作为缓冲地带保护南非白人政权，作为基地对其邻国一再发动侵略，在南部安哥拉实行焦土政策，给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由于破坏经济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达几十亿美元。

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九个国家中，只有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没有直接受到南非旨在破坏其他国家稳定的战争的影响。对于所有其他国家来说，这种战争造成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据估计，从1980年到1986年间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由于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损失达300亿美元。而这些基础设施是这些国家极为需要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使它们的经济从南非经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损失是无法以数量来表示的：生命的损失。我们该如何以金钱表示霍莫恩、马查凯兹、曼丁巴、迈申圭和莫桑比克色那大屠杀的损失呢？难道我们能够给这些受害者标出价格吗？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雷纳莫和安盟仍然有其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充当它们的教父、雇主和资助人的不只南非一家。它们仍然从本组织的某些会员国那里获得武器和毒刺导弹。有些人似乎从南部非洲的血腥屠杀中得到安慰，只要它们自己的利益，不论是意识形态的或干脆是种族主义的，得到满足。

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的国家既没有对南非发动战争的能力，也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能力的意图或野心。它们努力将它们菲薄的资源和人民的精力用于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以努力减少它们对于南非的依赖，促进区域在拉各斯行动计划精神指导下的经济一体化。在这一努力中，它们寻求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们用这些援助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国家里建起了桥梁、油库、医院、学校和其他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而现在土匪及其南非支持者正在把所有这些都变为碎砖烂瓦。难道给我们援助的那些人希望它们的援助变成这样吗？难道他们给我们援助建立学校和医院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南非政府再把这一切变为碎砖烂瓦吗？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们结束这种疯狂的行为。我们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国家所要求的就是在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中发展我们的经济。这就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全部要求。

中东仍然是紧张的温床。以色列似乎无意赞成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建立自己的家园。以色列继续在那些它在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到处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仍生活在遍布中东的条件极为恶劣的难民营中，看不到任何结束苦难的希望。

博茨瓦纳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以色列国和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独立国家不能同时共存。我们认为这是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持久性和平的唯一可靠基础。我国政府从来不接受强权即公理的政策，而且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政策。饱受长期痛苦的犹太人不当对其他人的痛苦如此无动于衷，尤其是对一个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有着同样的正当、合法的历史要求的人民。谈论了很久的中东国际会议应当举行，冲突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应当参加，因为我们认为这里有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希望。

我是作为一个来自充满战乱地区的人而发言的，但是我对海湾战争的继续仍然感到不可理解，因为这场战争无益于任何人，特别是无益于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战

争给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的损失是可怕的，难以描述的。我们呼吁双方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呼吁实行停火，结束这些敌对行动。

我们在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毫不动摇。我们仍然坚信撤出外国军队是使这两个遭受战难的国家恢复正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的第一步。同时，我国将继续鼓励进行国际努力，为这两个问题找到长期的、谈判的解决方案。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努力通过对话促进解决方案的达成。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外国部队仍然留在这两个国家，联合国解决该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求这些部队撤出。

西撒哈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冲突的一方刚刚修建起所谓的防御墙。这一举动只能在寻求马格里布和平的道路上设置更多的障碍。我们重申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斡旋活动仍然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手段，使冲突各方能够进行自由和公平的对话使在该块领土上开始自决的进程。

乍得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这个受战争蹂躏的非洲国家的人民自从获得独立以来，从未看到过和平；这是众所周知的惨痛事实。因此，我们十分重视非洲统一组织目前为结束那里冲突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要求所有外来者远远离开这场纯属非洲的冲突，不要煽动交战各方的情绪，不要在这场非洲姐妹国家——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兄弟间残杀中渔利。

我们在拉丁美洲地区看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在外交战线上出现了一阵平静之后，为实现该地区和平已采取具体措施。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国领导人8月份在危地马拉城签署的协定如果有可能结束中美洲兄弟间冲突。我们热烈希望，外来者不会使用其它借口，为达到自己的狭隘利益而破坏这些努力。让中美洲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任何人都不要对他们指手划脚，告诉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

我们同样寄希望于对话，寻找解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的办法。联合国随时准备帮助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在谈判桌上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在这关键问题上的合作来得越快，南大西洋的和平与安宁前景就越美好。

博茨瓦纳在朝鲜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因为导致我们采取这一立场的因素没有变化。我们仍然坚持如下几点：第一，必须以和平方式统一两个朝鲜；第二，双方必须通过对话来解决共同问题；第三，外来势力不当干涉这种对话。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博茨瓦纳赞成超级大国为削减他们核武库而正在进行的谈判。毫无疑问，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在这方面达成协议的任何重大削减都将得到所有国家的赞同。我们敦促他们坚持这种建设性的努力。

今年8月24日至9月11日在纽约召开的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国际会议早就应该开了。虽然该次会议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结果，但会议探索了许多有价值的可能性，值得我们今后认真注意。裁军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一点已不在成问题了。

不能在轻率对待或蔑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我们时常看到这种现象发生。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65(1974)号决议和大会通过第3212(XXIX)号决议，塞浦路斯仍然是被占国家；这一惨痛事实有损于联合国的形象和信誉。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占领的枷锁一天紧似一天。这是十分不幸的，因为，塞浦路斯是一个真正的不结盟国家，一个有分量的英联邦成员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他的唯一罪过显然不过是象我国那样，由于地理和命运的关系，处在一个强大的邻国旁边。不能让塞浦路斯在军事占领的铁蹄下消失。联合国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无辜和平岛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对于朝不保夕的第三世界小国的继续存在是重要的。

非洲统一组织最终通过了自己的保护人权的公约。这是应该的；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有许多人权需要保护，因为，在经历了几十年殖民主义之后，成长的进程不总是和平的；实际上，有些新独立的国家仍在尽力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和地

位。但是，我们深信，不应在意识形态、宗教、种族等任何基础上贬低人类生存价值。

我们向高级难民专员表示敬意，它无私的献身于难民事业。我们认为他的工作是崇高的，敦促在他履行其艰巨任务时给予更多的支持。

个人、集团和国家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丧失了人性，是全球的灾难。我国高兴的注意到，现在国际上协调努力同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不例外。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罪恶的，必须给予坚决反对。

毒品同样给世界带来重大灾难。今天的年轻一代是迷惑的一代。我们满意的注意到今年夏天在维也纳举行的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问题会议所取得的结果。必须立即执行该次会议同意采取的步骤和措施。联合国在其42年的历史中也许没有能够满足我们在建立人类更为美好世界的斗争中所有愿望。的确，我们的议程清楚的表明，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距离联合国创始人们所设想的世界还相差很远。但我们没有丧失希望。迄今为止，联合国是人类最好的机构。没有联合国，我们不完美的世界会更加糟糕。因此，我重申我国对联合国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这样说是相信并希望，联合国仍然能够发挥其所有潜力，果断的满足我们充满矛盾世界的需要，以坚持其各项原则和实现其各项目标。

梅纳德先生（巴哈马）：主席先生，我代表巴哈马联邦政府和人民以及我自己就你当选本届大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国代表团了解你的外交能力与经历，相信能就我们会员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达成重要的协议。

我还愿借此机会赞扬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乔杜里，他干练地领导了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6月19日，巴哈马选兵团史无前例地推选我国政府进入第6个任期。这一选举给予我国政府一个重大使命：继续促进旨在巴哈马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有

效方案。 作为这一选举的结果，我国政府能够继续用其声音和经历来促进这一重要的世界讲坛。

因此，我国政府借此机会鼓励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他在联合国的领导作用采取能够促进各国间更大合作的措施，以此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抗。

联合国议程上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世界经济局势、债务、毒品贩运和滥用、裁军、地区冲突以及非洲的种族隔离问题、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整个大陆所面临的干旱和饥谨问题。 非洲问题没有解决的捷径，因为那些最能够带来变化的国家不愿意全面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战斗。

但是，我将着重谈一谈那些我国代表团认为它能够提供一些建议与切实可行的意见的问题，这些建议与意见将有助于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据此，我要首先谈一谈小国问题，特别是它们的经济生命力和安全。

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小国是不是有生命的实体，历史已经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对小国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么它们确实会成为负担。 我们都已听到过这一明智的意见：给一个人一条鱼，他只能吃一天；教一个人如何捕鱼，你让他一辈子有饭吃。 小国需要的仅仅是谅解、耐心和有成效的援助。 我们属于小国的行列，有相同的目标和计划，这方面的需要应该得到满足。 我们拥有一些实现我们的目标和计划的工具。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改善这些工具的方法和让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宽容。

在小国的特殊行列中有一组更加特殊的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特别注意与谅解。 这些就是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就其幅员来说，地理所给予的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福祉。 除了经济与社会负担外，如依赖一种或少数几种商品，外债和缺乏行政人员，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小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幅员狭小，而且远离市场中心，有时距离十分遥远，交通受到限制，国内市场有限并普遍缺乏自然资源和传统上有用的自然资源。 但是，如果允许得到有效

的自力更生以及内部稳定，小国能够加强，而不是威胁国际秩序、和平和集体安全。

又一年过去了，虽然国际社会和私人部门通过决议要求抽走资金，举行示威，实行制裁和禁运增加了对南非施加的压力，但是南非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世界舆论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很明显，博塔政权已在心理上输了这场斗争，但是仍然有许多障碍要克服。比勒陀利亚的毒害影响着邻国纳米比亚，纳米比亚大声疾呼，要求作为国际社会中独立的国家获得其应有的地位。

谈到南非与纳米比亚问题，我们人民现在应该面对同谋者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都同那些不对南非施加经济压力和政治影响的国家一样，有压迫与谋杀罪。

1985年英联邦政府首脑在拿骚召开会议，就消除种族隔离与南非的顽固展开了斗争。在巴哈马总理林登·平德林爵士的主持下，政府首脑任命了英联邦南部非洲问题知名人士小组。在1986年的6个月中，该小组的成员在南部非洲作了广泛的旅行，知名人士小组进行了工作，以促进一个旨在引起变化的对话进程，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并建立真正的非种族主义的民主。令人伤心的是，南非政府虽然听了，是并没有听见；承认了，但并没有行动。此后，英联邦国家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有7个国家参加的小型最高级会议，试图对南非施加更大的压力。

林登·平德林爵士主持了会议，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津巴布韦、英国、津巴布韦和巴哈马政府重申对拿骚乔格姆达成的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英联邦协定的承诺。由于比勒陀利亚不愿意谈判，7国小组除英国以外，都同意对南非采取经济措施，将其作为必须履行的道德与政治义务。

下星期英联邦政府首脑在温哥华召开会议时，巴哈马将肯定站在斗争的前列，争取种族平等和南部非洲的全面自由。

巴哈马认为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有必要采取行动以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有意义的措施还应包括对基础结构问题的实际承诺，如废除歧视性教育。

在这方面，巴哈马政府通过向英联邦秘书处捐款，欢迎和支持英联邦南非奖学金基金会。该基金会管理的英联邦拿骚研究金是1985年与巴哈马首都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建立的，目的是为由于种族隔离而无法享受教育的南非人提供教育，使他们能获得为使根除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取得进步而有可能需要的技能。巴哈马政府也一贯支持联合国为受压迫的南非人和南非难民制订的规划，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为了大幅度降低前线国家在经济上对南非的依赖，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免受南非的侵略，必须增加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除了在经济上依附南非这一问题之外，前线国家的安全也经常由于南非的直接侵略或向前线国家内的武装抵抗力量提供物质援助而受到破坏。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南非不仅利用对内对外的侵略恫吓前线国家，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对黑人多数的支持，同时还通过向前线国家的国民提供工作而从前线国家的经济依赖中渔利。不仅如此，提供这些工作的手法对南非黑人中大规模的失业视而不见，压低了总的工资水平，并使南非政府得以控制劳力。为了帮助降低前线国家对南非的经济依赖，巴哈马对有关前线国家的联合国的规划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基金提供了资金。

无视刚才列举的这些因素实际上就是否认许多国家、组织和个人为了根除种族隔离而作出的个人或财政上的牺牲。这样做将促使燃起革命的火焰，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南非投下的数十亿美元的所取得的成果化为灰烬。不仅如此，这种做法也有可能使南非永远扼杀纳米比亚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尽管人们现在注意南非的国内局势，我们也必须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决议中包括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1985年，世界经济速度放慢，1986年同样如此。当然，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极为不利。由于这一日益恶化的状况，经济多样化最低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这些发展中国家中有许多国家身负大量的外债，国内局势不稳，负增长现象持续存在，司空见惯。

不妨将发展中国家这种日益虚弱的经济状况同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形势加以比较，后者的人均收入在1986年有所增长。这幅画面无助于联合国实施其《宪章》中的经济原则。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第七次会议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途径。那次次会议所产生的协商一致意见的文件在改变世界经济状况的努力中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重要的指导方针。再次，我希望强调该文件中为发达国家持续和非通货膨胀性的增长以及为创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加速增长的环境而提出的办法。这些办法构成了合作与灵活的战略，涉及的问题包括国际债务，停止保护主义政策，工业化国家肩负起责任，以建立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经济环境，特别是在商品价格领域。

巴哈马政府继续强烈呼吁超级大国共同努力，以达成双方满意的双边协议。必须用扩展到其他拥有核武器、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的辅助性军备控制协议支持超级大国的双边协议。在为军备控制作出认真努力的同时，也必须采取诸如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废除使用化学武器等有意义的行动。

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次特别大会《最后文件》第15和第122段中建议的世界裁军运动和世界裁军会议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为世界人民，不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提出了挑战，对裁军作出具体的贡献，或至少有助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致意见，即以最低数量和质量水平拥有军备必须成为解决各国间冲突的最后手段。

目前，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美国和苏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作出的大胆和历史性的承诺帮助下，即将签署一份可以将世界从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下解脱出来的协议。这些行动表明了政治意愿，有助于各国和国际的安全，十分难得，我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世界从削减军备开支中获得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巴哈马支持所有旨在通过裁军促进发展的措施，特别是那些能使目前用于军备竞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应用于解决诸如控制污染、防止疾病以及其他需要资金的项目等世界性问题的措施。巴

哈马支持通过裁军实现发展，使世界各国人民能享受具有可接受的标准和质量的生活。

阿富汗和中美洲的局势是两个明显的例证，向我们表明了两个超级大国根据实力平衡的政策而僵硬的维持势力范围的作法无助于稳定的世界秩序。

因此，巴哈马继续呼吁外国军队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并进一步认为通过谈判，对恢复阿富汗的不结盟地位作出各方同意的保证也许是这一饱受折磨的国家内的冲突造成的国内痛苦和政治僵局的唯一持久办法。

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为和平解决该地区内部冲突指明了方向，作出了大量努力。在此之后，中美洲地区各国表明了政治意愿，巴哈马对此感到鼓舞。

因此，巴哈马欢迎中美洲各国总统于8月7日签订的有关在中美洲建立稳固与持久和平程序的计划以及由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成员国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于15天之后签署的建立国际核查及后继行动委员会的法案。

这些努力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最大限度的支援，以此表明国际社会对于恢复中美洲和平的义务。在这方面，巴哈马鼓励有关的联合国机构，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贯彻和平计划时间表中的每一个阶段，向中美洲国家各国政府提供实际的援助。鉴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洲冲突的根源，国际社会的支援是关键的因素，这样才能通过经济和社会的正义，重新回到进步的道路上来，实现和平。

国际社会为消灭灾难性的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决心来自于人们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控制药品的努力。在最近几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努力是今年早起时候在维也纳召开的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该会议成功地把联合国组织的代表、各国政府的代表以及政府间机构的代表聚集到药物控制战场的

最前沿。同样重要的是指导该会议成功的妥协和合作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协商一致通过了会议的原则文件——综合多学科纲领和一个宣言。

这个会议对于政府间专家小组工作有着积极影响，这个小组在会议后立即会开始着手制定一项新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这些努力的成功，例如这个会议以及新的公约，不应该仅仅以协商一致通过的文件来衡量。当各国政府发挥其在宣言中所表达的政治意愿的时候，当各国政府通过区域性和国内的立法和行动来落实综合多学科纲领，以及联合国就管制药品滥用所通过的条约、有关决议和决定所建议的措施的时候，这个成功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巴哈马将参加这场禁止药品滥用和药品贩运的斗争，因为巴哈马认为，为了国内、社会和全球的稳定，这场反对毒品的战争必须获得胜利。

最后，我愿意提醒各位会员国，我们现在生活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原因是在通讯、交通和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技术突破。不言自明的是，在联合国所作出的决定能够在几秒钟或者最多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从技术上或通过直接个人的介入传达到全球各个角落。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继续以不知道为借口而对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兄弟姐妹们的苦难束手无策。我们或者是自己行动的受害者或者是得益者。因此，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是重要的，即我们都是我们兄弟的监护人，因此当我们的兄弟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我坚信，主席先生，在你的指导下，我们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将能得到全面的反映和解决。

尼尔德·恩迪亚扬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对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你的道德品质和才智以及贵国所采取的明智而建设性的立场是本届大会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

我们还向你的前任，孟加拉国的外交部长表示祝贺，他出色的主持了第四十一届大会，我们还祝贺美利坚合众国的里德大使担任他的崇高职位。

我还要向秘书长再次表示我国对他的尊敬和信心，我感谢他在完成所赋予他的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和远大目光。我们还欢迎他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出的努力。

迅速地了解一下国际形势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威胁着人类未来的危险的程度。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经济危机的影响日益严重。曾经寄予了极大希望，也许将继续寄予极大希望的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世界经济低于196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这预示着我们的经济将进入若干衰退的年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了4%的时候，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3.5%。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保护主义和金融市场的极度不稳定性等等加在一起说明了出现这一令人震惊的趋势的原因。

贸易条件的恶化在1986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初级产品价格降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制成品的价格继续上涨，抵销了发展中国家为补救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所进行的努力成果。

在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加强、初级产品市场的疲软以及南南贸易量不足都正在扼杀着我们年轻的工业。最后，债务的规模，以及更重要的是偿债量已经使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已经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削弱了的出口创汇能力。

这些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失业、饥饿、疾病、文盲现象和社会危机等现象正在到处蔓延。一些发展项目和社会计划遭到了失败，一切都表明这种倾向将继续下去。

这种局势不能不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生活在孤立之中，而且不可想象的是少数人继续生活在富裕中，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忍受。

我们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加入到这一能够克服目前危机的进程当中。这一进程应该以全球性谈判作为起点。这种谈判的特点是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决心。短期的目标必须是立即采取步骤以减轻第三世界人民的痛苦，从长远来看，必须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深刻的改革，以便建议一个公正的、平等的新秩序。这是一条自救的道路，是一条繁荣与和平的道路，任何人都无权背离这条道路。

非洲的经济局势相当严重，使其深受痛苦，因为仅非洲就要承担第三世界五分之一的债务负担。我们继续寄希望于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及发展行动方案的执行，我们也衷心希望关于非洲债务问题的特别会议能够召开。

威胁我们大陆的祸害之一是干旱和沙漠化，尽管降雨量有所增加，但是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根据专家的预测，如果气候条件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举例来说，尼里塔尼亚的森林会在几年内消失，毛里塔尼亚已经和萨赫勒的其他国家一道，在地区性组织的范围内，开始对付这一威胁，推动该地区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幸福。

就国内来讲，自1985年以来，我们执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复兴和增长方案，而且，实际的成果——诸如预算赤字的大量下降——已经显露出来。

农村部门在这一方案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长远的目标是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及发展行动方案的原则，达到粮食自给自足。

目前，我们受到了大量的粮食援助，我们利用这一机会衷心地感谢作出这种慷慨援助的友好国家和联合国机构。不幸的是，任何迹象都显示出，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还得继续向它们作出呼吁，但我们已经开始将这种援助用于生产

我们的“以工代赈”的政策以及有关从共同相对基金中获得的粮食援助的规定，是指在鼓励和刺激社区发展的活动。捐赠者已经充分卷入了粮食援助的分配和管理。

这证明，我们有决心与一种公开和务实的方式进行努力。

我们的国家政府，在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上校的领导下，确信，求得发展的战斗需要调动我们的一切能量，并在我们国家建立一种信任气候。这种信念促使我们在1984年12月12日调整之后，立刻宣布全面大赦因政治原因而遭到扣押的人，并恢复公民的所有个人和集体自由。公民参加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变成了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就是，1986年12月在各城市举行的自由和民主的选举——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选举以完全自由的方式进行，由许多候选人参加，没有任何压力的迹象。我们的公民很快将在所有部门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投票，选举他们当地的代表。

毛里塔尼亚正经历着一个空前自由的气候，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国际上，这种政策的辉煌成果是批准了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

我们政策的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扫除文盲的战斗，国家元首本人在1986年1月2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呼吁中吹响了扫除文盲的嘹亮的号角。这场战斗的目标，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扫除文盲，并且使所有公民都意识到我们这一时代的利害关系，挑战和现实。

毛里塔尼亚妇女正在国家生活的各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对她们进行教育是公共机关尤为关切的问题。扫除文盲的计划尤其是针对妇女的，而且，她们的充分卷入已经成了一个事实，因为，一些妇女已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国际政治局势依然很不稳定，世界各地持续出现紧张局势。在中东，以色列继续执行对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领土进行不断侵略和有计划占领的政策。它正在残暴地改变这些领土的自然和人口特征，以便最后吞并这些领土。这种既成事实，扩张和侵略的政策，维持了一种暴力和不稳定的气候，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只有以色列全部，无条件的从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撤军，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和国

家特性，让他们在其真正的、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自由行使自决以及在其家乡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该地区才能获得公正、持久的和平。

在这方面，召开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由巴解组织在与其他所有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加的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毛里塔尼亚欢迎今年为这一目的所付出的努力。

在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政权，这一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盟友和伙伴，正在同样拼命地执行一条反对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以及前线国家的令人憎恨的种族主义、压迫和扩张政策。

在南非共和国境内，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采取日益强硬的立场，这表明所谓的宪法改革只是骗人的东西。毛里塔尼亚反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策，重申支持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英勇、正义的斗争。

在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执行其占领和压迫的政策，有计划地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435号决议（1978）。该决议依然是公正和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比勒陀利亚的侵略政策是直接针对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的，它肆无忌惮地伤害平民，破坏这些国家的重要的经济设施。该政权不断使用武力蔑视国际法，对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了挑战。

毛里塔尼亚依然相信，只有全部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政权，使纳米比亚获得完全独立，才能公正持久地解决南部非洲问题。

在海湾地区，两个邻国——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致命的战争正在继续。该战争影响到了世界该关键地区的所有国家，并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毛里塔尼亚积极致力于伊斯兰国家间的协商一致，并希望海湾国家取得安全与稳定。因此，七年来，毛里塔尼亚一致呼吁用和平手段结束这场战争。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国家运动以及其他怀有同样善意的机构为此目的已经采取了主动行动。

今天，我们看到冲突扩大的危险，威胁了海湾的航行自由；因此，国际社会竭尽全力尽早贯彻安全理事会第598（1978）号决议极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伊拉克对所有和平倡议的开放态度，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并希望伊朗也将会这样做。

至于阿富汗问题，毛里塔尼亚仍然相信，只有建立在从该国撤出外国军队和尊重其独立与主权，从而打开通往民族和解的道路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解决方法才能恢复这一战斗中的兄弟人民的和平。

至于柬埔寨，毛里塔尼亚重申其对大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的支持，重申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柬埔寨，使高棉人民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

至于中美洲的局势，毛里塔尼亚赞扬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为促进该敏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并希望它们的努力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我回过来谈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与乍得之间的兄弟残杀的冲突。我们急切的希望，非洲统一组织建立的国家元首特设委员会将能成功地找到解决冲突的最后方法。

在与我们直接相连的边界上，西撒哈拉问题继续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毛里塔尼亚与冲突各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如果不存在谅解与对话的共同愿望就不可能找到公正与持久的解决方法。因此，我们支持特别是由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为找到冲突解决方法所做的值得赞赏的努力。

我们区域的人民渴望这样的解决方法，能够释放存在的建设大阿拉伯马格里布的所有潜力。毛里塔尼亚将坚决反对把这一问题卷入兄弟残杀战争的任何企图，并将继续执行其严格中立的政策。我国政府将继续尽力恢复我们区域的和平与和谐，建立一个团结和繁荣的马格里布。

我刚才提到的冲突占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资源，使它们无法把这些资源用于创造人民的幸福。

每年有大量的资金用于设计、生产、发展和储存武器，而同时人类的三分之二以上却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这是一种对道义、理智和逻辑的挑战。在人类发明了原子的秘密、征服了外空和获得了许多社会政治权利的世纪中，如果我们不得不指出人类从未象现在这样接近自我毁灭的话，这是可怕的。

如果我们有着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取得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进步，但我们却无法保证生活在更加艰苦环境中的过去人类的痛苦、牺牲和艰巨努力的成果，也就是人类的永久延续的话，这将成为一个丑闻。

不幸的是，作为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一的全面彻底裁军尽管很重要但却相当遥远。我国真诚地希望，在联合国内外所作的努力将会尽早地促进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使人类免受战祸，同时把目前用于军备竞赛的大量资源解放出来，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

占绝大多数的人类的日益贫困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武装冲突和军备竞赛的顽固存在是对联合国的挑战，联合国应当建立一个和平与国际团结的世界，确保所有人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进步。历史将根据联合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对其作出判断。

在这方面，会员国——特别是大国——具有特别的责任；它们有责任尽一切力量确保这一国际和平与合作的不可缺少工具的崇高和普遍的使命获得成功。因此，它们的言行，它们的原则与宗旨应当产生于它们对《宪章》的遵守。

有关当前的和平与世界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普遍性和严重性使得多边主义不可缺少。加强多边主义要求放弃所有形式的自私和遵守我们时代的需要——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公正与公平的经济制度。

我国了解联合国的机构性缺点和不完善之处，但我国也完全赞赏联合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非殖化、和平、教育、保健和其他有关的专门领域广泛范围内的重要的成功。毛里塔尼亚重申，我国坚决致力于《宪章》的崇高理想，相信有必要发

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实现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并捍卫联合国作为协调各国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努力的工具。

这种对国际合作、和平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忠诚渊源于我国的性质和历史。毛里塔尼亚介于非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各种文化与文明在那里相互交往。其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两个相邻和相互补充的区域的人民之间进行合作与谅解的中心。这一作用可以追溯到几世纪以前，当时我们的大君迎接了来自非洲所有区域的学生，我们的学者到各阿拉伯大学中去教书。此外，我们的土地曾经并仍然是交通要道和贸易中心。

我们对和平的忠诚也产生于我们在非洲的根源，在那里劝说与辩论是贯常的行为方式，也产生于我们神圣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教导，伊斯兰把谅解与援助别人和忍让作为一种宗教责任。这些原则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规的传统部分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因此，万能的真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古兰经》第五章第三节）

拉苏先生（乍得）：主席先生，我代表乍得代表团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会将积极和有效的审议议程项目。你可以放心，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上将进行充分的合作。

我要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乔杜里先生的赞扬和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我愿借此机会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是受之无愧的，他为促进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乍得的一位朋友约瑟夫·弗纳·里德大使在秘书处担任负责大会事务的工作。我们完全支持他在新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近年来，我国乍得经历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几乎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我们不仅面临由于利比亚的侵略和占领而造成的动乱，而且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乍得的敌人通过种种伎俩让乍得人自相残杀，把一场国际争端变成了一场国内冲突。

现在，这些卑鄙、拖延时间的阴谋已经被揭穿，一切乍得人都看到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个民族，一个团结的乍得已经起来对付他的真正敌人，即乍得邻国利比亚。这一邻国出于它的领土野心和霸权阴谋正在占领和袭击着我国。

今年初，乍得爱国力量的英雄袭击摧毁了利比亚在乍得领土上建立的庞大的空军和陆军基地，揭露了利比亚的侵略和占领。法达、杜阿地、杜姆、法亚、兹瓦尔、乌尔昂加、巴尔达伊、伍尔和阿乌祖等地区都已经变成了侵略者葬身的坟地，成了利比亚侵略乍得的铁证。

这些空军和陆军基地中强大的设施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利比亚不打算离开乍得。相反，利比亚大规模地占领乍得国际公认边界以及纵深地带的城镇，清楚地表明了利比亚政权霸权主义的险恶用心。

今天，一切真正热爱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国家都已经谴责了利比亚对乍得的侵略。

借口法国和意大利之间一项胎死腹中的协定，的黎波里法西斯种族主义政权自1973年以来一直围困乍得的阿乌祖地区，并从这一地区组织对其他乍得领土的武装侵略，将其占领地区扩展到面积为550 000平方公里的整个博尔库—恩内迪—提贝斯提地区。

大家都知道卡扎菲梦想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所谓萨赫勒合众国。按照卡扎菲的逻辑，乍得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殖民野心的跳板。

在保留使用任何手段收复被占领土的权利的同时，乍得正想尽一切办法，以和平手段使卡扎菲恢复理性。乍得一贯忠实地与1977年在利伯维尔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进行合作。这一委员会对这场冲突已经进行了十年的研究，但是，由于利比亚蛮横地拒绝与委员会活动进行合作，特设委员会至今无法作出最后决定。

利比亚缺乏诚意，玩弄拖延时间的伎俩，藐视泛非组织和联合国体系及法律的行为，现在已成了公认的事实。

这方面的证据就是利比亚不出席委员会和专家小组委员会根据非统组织第 AHG/RES. 158 (XXII) 号决议于 1987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和 5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利伯维尔所召开的会议。同样，尽管非统组织在第二十三届首脑会议上明确邀请特设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参加一次关于利比亚和乍得争端的会议，然而，卡扎菲依然不愿意在 1987 年 9 月 29 日前往卢萨卡。

面对这种傲慢的态度，乍得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这一争端提交联合国大会，以使让全世界看到卡扎菲政权的野蛮行径。把利比亚侵略和占领乍得的问题列入议程也是这个目的。

我们的行动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利比亚每天都在违反利比亚自愿参加的非统组织执行主席提出的停火要求。事实上，利比亚同过去一样藐视非统组织代理主席的呼吁，顽固地继续侵犯乍得领空，在边界和阿乌祖地区聚结军队，大规模地招聘各国雇佣军，特别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

在卢萨卡，利比亚拒绝特设委员会要利比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交出所有有关文件的决定，再次表明利比亚缺乏诚意。

实际上，利比亚没有任何文件支持它的野心，只是在争取时间。因为根据乍得和利比亚管理国之间、独立的利比亚和法国之间以及后来由利比亚和独立的乍得之间达成的一切国际协定，阿乌祖都是乍得领土。我们已把这方面的证据交给了安全理事会，在这以前也交给了非统组织特设委员会。我们要问，利比亚敢不敢这样作？

当一个国家象卡扎菲的利比亚那样公然藐视整个国际社会的时候，国际法和道德要求把这样的国家作为罪犯来对待，谴责它的行动以及它的其它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罪恶。因此，乍得通过我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要求利比亚遵守法律 and 《联合国宪章》、非统组织宪章的有关原则和第 AHG/RES. 16(I) 号决议，

决议强调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划分无效的原则。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求利比亚立即无条件地把它疯狂、野蛮的匪徒从乍得领土上撤走。而且，利比亚政权给乍得造成的人的损失和物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毫无疑问，利比亚应该对乍得作出战争赔偿，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要求乍得获得赔偿。

的黎波里政权对乍得发动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我们所有的经济基础，扰乱了我们的行政。第三共和国已努力重新树立国家权威，并恢复经济。国际社会的支持在贯彻重建计划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82年11月，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与乍得政府一同为恢复经济定立了一个大方向。1985年12月，当我们从恢复阶段过渡到重建与发展阶段时，国际社会再次表示了声援。在日内瓦召开的债权国家会议也使乍得能够制定了一个临时计划，该计划目前正在得到实施。假如能够及时地完全贯彻这个计划，乍得就可以取得1978年的生产发展水准，这将成为重新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坚实基础。

尽管在复苏经济方面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少障碍。事实上，只要经济其他方面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加强，那么，国家仍然只能孤军奋战来面对乍得社会的各种需要。

棉花是乍得的主要出口产品，其收入占乍得预算资源的百分之三十五。目前棉价下跌，已大大削弱了国家的行动余地。棉花是我国现代生产和分配部门的主要基础，是我国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棉花亏本也就使得形势更加严重。这场危机自然影响到我国整个的工业活动。国家试图限制的预算赤字仍然存在，棉花出口的税收也停止了，为了维持棉花业的重建工作，国家只得再借债。

此外，干旱即使未完全弄垮养牛业的话也给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养牛业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另一支柱。结果养牛者一贫如洗，因为养牛是他们的唯一收入。

幸亏某些国际机构的支持，乍得政府才得以努力重新恢复牲畜的头数，但这些行动虽说令人鼓舞，却需要有长远规划，才能确保牲畜健康。不仅如此，受灾最

重的养牛者必须得到援助以便他们重新恢复其牲畜头数，或是改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

除了有关预算资源减少的各个问题之外，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必须向那些因为利比亚的侵略战争或是干旱与沙漠化而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这方面，巴布—恩内迪—提贝斯提地区的居民所处的状况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各人道主义机构的特别注意。因为1983年利比亚入侵而被迫离乡背井的那些居民甩下了他们的所有家产，今天他们正试图重返他们刚被解放的城镇与村庄。正是他们成了的黎波里政权狂轰烂炸和野蛮行动的无辜受害者。

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也进一步减少了政府通常用来改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资金。如果说我国198年至1987年的农业状况由于我国全境内的雨水充足而还算好的话，今年的农业情况不会很好，因为降雨量不均。此外，蝗虫与蚱蜢又卷土重来，其数目在某些地区是每公顷140万只。这种局势严重影响了乍得政府制定的粮食自给目标。

5月底6月初大量降雨之后，整个7月降雨量迅速减少，在某些地区干旱已使刚出土的幼苗干死。因而，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声援我们，帮助我们努力克服难关。

使世界陷入目前危机的经济衰退远没有结束。这一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那些缺少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发展战略。

因而非洲的经济危机尤其严重，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也无异于使雪上加霜。这一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化国家与出口初级产品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这在1986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专门研究非洲的严重经济危机。一年之后，我们或许应该对这一会议所带来的益处提出疑问。尽管非洲大部分国家已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结构，但原先所期待的外援却寥寥无几。非洲的一些国家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果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不能提供大量

资金援助的话，它们改变经济结构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的。

其例证是非洲国家目前流出的资金远远超过流入的资金。无疑，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偿本付息所造成的，非洲国家的发展政策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如果能够采取具体措施以解决债务问题的话那也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除了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之外，种种武装冲突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进步。这些冲突振撼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也是我国代表团所深为关切的问题。

谈到中东问题，乍得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今年1月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斯兰首脑会议上，阿哈迪·侯赛因·哈布雷总统指出：

“乍得共和国毫无保留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斗争，因而我们也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设想。”

然而，我们却非洲震惊地了解到，巴勒斯坦兄弟们被重金所招募，在乍得对着乍得人民开战！难道是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已放了解放他们自己国家的斗争，或是他们仅仅是抵制不了国际雇佣军制度的诱惑吗？

我们对那些同流合污的黎巴嫩人也要提出同样的质问。这些黎巴嫩人去保卫他们自己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岂不更好吗？

在波斯湾，尽管有许多呼吁与调停努力，尽管伊拉克一再声明随时准备参加对话，伊拉克与伊朗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支持贯彻执行安全理事会1978年7月20日所一致通过的安理会598（1987）号决议。

尽管大会的许多决议一再呼吁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的占领已持续了8年之久。这次占领与其他外国占领一样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使许多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曾经遭到利比亚占领的乍得当然对正在为解放自己国家而斗争的阿富汗人民表示完全同情。

非洲依然遭受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集团仍然拒大多数黑人于国家事务管理之外，剥夺他们的全部权利。这一政策已延伸到纳米比亚。在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法西斯集团蔑视联合国，拒绝结束对它的占领，拒不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为了持续其统治，少数人集团不遗余力地破坏前线国家。使他们成为南非频繁地凶残袭击的牺牲者，袭击的借口是前线国家窝藏南部非洲解放运动战士。

乍得坚决支持解放运动以及前线国家。我国代表团重申对南非的多次呼吁：停止对前线国家领土的侵犯；无条件地撤离纳米比亚，立即开始建立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确保各个社团在平等的基础上管理国家事务。

柬埔寨人民民主共和国多年来一直遭受越南强加的战争恐怖。我国一贯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为确保尊重柬埔寨独立和主权所作的努力，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撤走所有占领部队，使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为首的合法政府的领导下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

关于中美洲，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倡议，希望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建议的和平计划有助于找到最后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办法。

众所周知，和平是无价的。它是任何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然而，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在清楚地知道违背了他们所承诺的《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制造冲突，并加以激化以实现其罪恶的统治计划。

乍得相信对话的好处，并利用每一机会表示这一信念。乍得认为联合国必须更进一步参与谋求解决所谓“区域冲突”的努力。这样，联合国才能符合《宪章》的宗旨与准则、为实现和平与法律而努力。我们认为各会员国的行动应符合《宪章》原则——它们在成为联合国成员时就已接受了《宪章》。乍得代表团重申对联合国的完全信任，并希望这届会议能为我们大家都深深忧虑问题找到渴望已久的解决办法。

主席：我们刚听取了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发言，我现在请代表行使答辩权。我想提醒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答辩时间仅限十分钟，第二次五分钟，并请各自在各自座位上进行。

法尔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们听取了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发言。我们只能说他代表其殖民主义主子反对利比亚及其领导的讲话，是重复了我们不时听到和看到的他在巴黎和华盛顿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子的宣言。我们不愿浪费主席和大会的宝贵时间对此进行答辩。大家都知道它通篇都是毫无根据的结论和谎言。我认为这种谎言不值得答复。

布朗迪先生（乍得）：既然卡扎菲的代表已离开了，我只想说乍得是一个独立与主权的国家，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尤其是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的恐怖主义政权的命令。我愿在此重申乍得外交部长所做的发言，我只能说卡扎菲代表的发言是谎言。

下午5时55分散会。